

號曰質夫其意有慕古反始之美及來仕于吾郡慨然以矯  
浮薄復質厚為職蓋欲推其所慕以同諸人也天下之理莫  
善於可繼莫不善於使人無以加文者周之所尚聖人非處  
其薄也然質之甚猶可繼之以文文而至於盛則無以復加  
矣故必反之於質而後可由質而之文猶繪於素雕於樸順  
乎其不難也反而復之質非盡浣濯剷除之何由復其始乎  
而李君乃欲舉而復之其志既美而其事甚難也雖然己不  
由而強人之從於事為難已由之而化人之從非果難也士  
固有居乎閭里而化民成俗者况居位者乎李君苟能因是  
號也思其義而身由之機巧之去而醇厚之用椎魯之尚而  
矯飾之遺行成乎躬而聞乎世東南之民他日有恥浮薄而  
勉為忠樸者其李君之化也夫  
遂志齋卷之十八終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九

南京操江都御史嘉善丁賓

南京翰林院孔目仁和錢養庶

南京鴻臚寺卿歸安錢士完

南京禮部司務仁和羅太冠

南京掌翰林院諭德餘姚孫如游訂正

後學 上元姚履旋參閱

十九世裔 孫方永祥重刊

贊

春秋諸君子贊有序

余取友於當世而未得則於古人乎求之讀春秋左氏傳得  
數十人心慕焉聖賢所稱較著者不敢論少戾乎聖賢之道  
者不敢取自石碯以下十有五人取其事贊其美以為法云

石碯

國之所恃在老成人以國為家不私其親知以發謀勇以戡

亂雍容談笑坐拯世難侃侃石子衛之父師先事而諫徵若  
著龜始不吾從弒逆果作徐發一言元凶就縛春秋所書篡  
弑孔多誰能討賊不煩干戈雄才勁節英識大器仇牧晏嬰  
視之有媿世悅苟難滅親是稱臨危善斷卓乎難能嗟衛之  
微臣有石子嗚呼九州敢謂無士

季梁

賢知所居國小猶強文謨武猷屹如金湯荆楚之隨可坐而  
取久而不忘以有君子其在朝廷敵國震驚有旅若林莫之  
與京及乎棄賢姦雄相賀世無人望雖強易破長孺在漢子  
儀在唐叱咤指麾威行萬方彼冥弗思忽不知貴我懷生民  
今也誰恃

臧僖伯

哉禍弭亂世貴乎兵兵之所加治其既形心術之微禍亂所  
自孰能治之諫臣之事在昔魯隱矢魚於棠其事雖微其志  
已荒有臣僖伯憂其漸懈昌言正色以訓以戒天稔其禍聞  
善不為鍾巫之難實兆於斯聖之求諫匪曰觀美羣情既宣  
萬事畢理自以為智厥棄人言篡弒將行至死不聞諫之不  
用鮮不亡國我思若人中古遺直

公子友

魯有季子社稷大臣處人所難不失其仁莊僖之間兄弟多  
故叔牙慶父交素王度親為骨肉義存君臣縱則廢法斷傷  
乎恩酌事之中酬酢萬變龍驤虎踞蛇豕屏竄才優於為齊  
以無私春秋嘉之志其來歸周公東征克對文武烈烈季子  
不忝皇祖後世之士量小才輕大故臨前驚怖失聲聖賢至

通志齋集 卷之十九  
公狗道忘已後國先家季子所恥

叔肸

士處衰世若行泥塗孰能超然不受其污叔肸之賢高潔蓋世非義之祿笑而不視兄也有國匪君斯君獨深恥之安乎賤貧我搨我履可以衣食我身雖勞吾義已得彼爲富貴千乘萬鍾其外雖導疑作其心則窮人之所趨不我能止我之所不以易彼卑卑小夫利達是圖朝讐夕臣犬豕不如伯夷之清子臧之節周公之孫魯邦之傑

劉康公

道在天下莫不與聞能知其真千載一人春秋之間何國無士名言至論卓卓可紀有偉劉子獨得其宗矢辭豈多妙合大中孰養其原以定厥命必有事焉勤禮致敬後乎洙泗先乎唐虞聖賢有傳不謀而符生民夢夢飲食作息道之不明誰達其極三代君相治之師之逮德下衰以法廢之上曠其職下悖其紀孰非天民嗚呼劉子

范文子

霸國之士尙利與功納君子邪不思其忠孰若夫子識微慮遠以勝爲懼勇於從善鄢陵之戰楚師大崩矢中其王蠻方沸騰衆誇威強獨有憂色外患盡甯非計之得彼昏不戒以幸爲常上肆下陵禍興蕭牆先事有言衆謂迂怪深謀弗從卒履其敗六國滅秦晉亂平吳全盛之邦多忽承圖烈烈夫子非霸者佐以道事君大臣之亞

子臧

恒人於利錙銖必競亦獨何心力讓千乘仁義可樂名節可

尊肯取瓦礫棄遺璵璠纂弒紛紛孰非臣子先生醜之恐其  
汚己高不忘世潔不亂倫大鎮社稷爲曹宗臣秦楚有玉雄  
霸中國戰不足稱千載汗辱去彼取此疇能與偕以利易生  
果何人哉

臧文仲

衆人之生莫不有死死而可傳舉世無幾有美大夫國之典  
刑仁義之言煥如日星其身有終其名不沒後人宗之指爲  
口實晉楚之盛豈乏世卿貴富一時事無餘名大夫立言後  
世是式念哉勿忘尙懋厥德

祁奚

賢才之生國用所資觀其進退洽亂從之一人在朝善類興  
起欲知其心尚視所舉彼也吾戚此也吾朋人以爲比吾舉

其能孰爲隙讐孰所怨惡吾取其才餘不暇顧心無黨私爲  
國得人苟利於國違恤我身古之君子自信不苟不以毀譽  
輒變所守嗟世之人匪矯則偏或遠之用或親之捐有狗大  
公舉讐與子取謗速咎終莫能以道不勝僞治功日汗豈特  
夫子當世所無

魏絳

晉有跛夫好兵而愾以一笑故幾亡人國天鑒凶德卒傾厥  
宗三卻受誅假手厲公允文魏子以兵爲戒輯和戎夏晉以  
昌大悼公之世屢合諸侯續業文襄政教具修意之所嚮靡  
有不服羣賢在位魏子之力士不知道以戰爲嬉孰能無爲  
坐制四夷

孟獻子

世無材智不過於削非有仁人何以爲國魯號多士繁乎有文穆穆獻子其德可尊用侈國貧言利愈密宣成之間苛政橫出夫子是悼勢莫止之昌言在人後世紀之乘馬之微雞豚不畜富貴天下恒患不足古稱盜臣或以爲才我懷夫子莫知我哀

季札

士之制行不必於同取舍進退惟義之從苟同其跡不度乎義尚類古人非德之至嗟嗟季子賢且有文博達通微世鮮其倫使之有位變夷以夏桓文之績不足與伍天將喪吳鬻童僭攘晦德潔身效節子臧道之廢興蓋曰有命行非子光止豈子病衆人何知爲譽爲尤孰明子心其惟春秋世教日衰戰爭求位季子有知當爲流涕

子皮

大人無私物我同視善出於人與已無異人勝已善者已能翼而扶之與之俱升授之國柄躬率以聽賞罰弛張必從其令此謂盛德自古難之懿哉子皮爲公卿師僑實國楨社稷是賴振經立則國勢幾大非子知人羣枉孰容鄭之有政夫子之功紛紛鄙夫識閭量淺已則無能惡人爲善世之不治豈曰無賢孰起子皮吾爲執鞭

子家羈

魯有盜臣擅國自恣昭公寡謀躁以失位邈齊居晉淹恤八年惟子家子奉以周旋自有可爲謀猷甚遠拒而不從卒以喪返使用其言動合事機豈其終身棄國不歸久而彌恭困而無怨義不近名忠不避難考德千載難乎其全夫子之節

允也可傳晉文五臣世嘉其績彼也以才夫子以德

蜀三守贊

李公冰

處厲民之時而為惠民之政非仁者不能也與一方之利而流萬世之澤其才智足稱也幸而治乎蜀使斯民違乎難而樂其生也不幸而仕乎秦使後人論其世而賤其名也夫因時而宣上之德者易為矯時而反古之道者難行也如公者為人之所難而能取信于上下始非秦人也三代之英也

文公翁

漢初之治猶有秦風刀筆程才賤德右功矯矯先生知政之首閔俗之靡化民以道肇建學宮俎豆詩書英俊如雲從于後車蜀人聚觀爭服章甫儒教顯行齊于鄉魯兩漢之間號

蜀多才孰啓其端先生所培惜其不遇惠止一州使秉國鈞四海蒙休俗吏卑卑僅圖旦夕孰能起之俾輔邦國

張公詠

為政匪難患才之卑才優於事乃克有為惟忠定公萬夫之傑屢剖郡符有聲烈烈威惠所被梁益其尤坐鎮西南分天子憂時其寬嚴陽舒陰慘談笑指麾奸強破膽豈惟善政可配古人卓行危言為世名臣將相無功名隨身逝誰能使民廟祀百世乘風騎氣公神在天嗟彼儉邪敢執公鞭

三賢贊

有序

聖賢之道以養氣為本今之人不如古者氣不充也氣不充則言不章言不章則道不明予竊有意於道而患委靡不振思起古豪傑而與之遊求於往昔得三人焉曰司馬子長曰



韓退之曰歐陽永叔三人皆氣豪辭雄有振衰立懦之功因各爲贊辭時觀之以自勵將由此進於聖人之道非敢以是爲足也作三賢贊

司馬子長

三代之隆斯文顯然惟太史公震盪奮騫江河之深泰華之高  
大包宇宙小析絲毫唐虞盛德湯武峻功春秋之辭楚漢之雄  
韋編竹書金匱石室千載遺亡公手紀述掃刮晦蒙揭茲日月上翼典謨下昭大法彼敗降者名將之孫公白其辜覆謂多言凡人受辱孰不就死所不死者建大名爾名立不磨赫赫峩峩比績邱明功孰少多卓哉英賢允矣良史何人無知巷伯是儼公去千年斯文湮沒紛紛鄙夫敢繼公筆

韓退之

漢後七代道喪言夢不有先生孰興斯文先生之生志豪氣雄手抉百川注之使東刮垢去腐煥其一新詆排佛老扶起孟荀誰輿朽骨天子是迎請投水火以滅禍萌喁喁鱷魚爲潮之毒帝念南氓俾往殲戮大海茫茫五嶺蒼蒼發爲文章震盪激昂山不足高海不足深斯文在茲無古無今惟鄒孟子仁義干戈先生在唐與之爲徒吁此何時愈下彌衰先生不生孰扶孰持是氣長存磅礴上下有繼徽猷不在來者

歐陽永叔

宋至仁宗文治告成實生偉人以鳴太平偉人爲誰曰歐陽公宗孟繼韓蔚爲文宗五季之末支離黷昧公曰嘻哉非予疇繼刪煩剷華去其艱深大澗成池厥音沉沉如玉之溫如波之澄不撓不驚旣暢且明伊周以來以文致窮千載惟公

躋身顯融既掌帝制亦預國政正色危言以犯以諍維蜀有  
蘇出公門下謂公斯文可比韓愈公之謂蘇托以斯文後世  
誦公哲於知人何哉鉅儒以多爲貴人也可欺天也可畏

尙友五贊有序

有憂世之志而無經世之才有經世之才而無成物之德欲  
以有爲於天下皆古昔之所難也聖賢之跡不見于世也久  
矣慕事功者多蔽於卑近務高遠者每病於難行吾求上於  
二千載之間功業赫然可稱而秉心操行不倍於聖賢之道  
者得五人焉皆天下之才士今世之所未聞而余之所願學  
者也故贊其盛以識余之私因是五君子以望乎聖人之大  
全此余之志也以五君子爲足法而不以大者自望非余之  
志亦非五君子之志也

諸葛武侯

漢治任法難乎大臣惟忠武公千載一人綜覈萬變以義而  
動虎躍龍驤天下震恐極其智能亂不足平天實厄之大勳  
無成成敗紛然處之甚暇論其所存伊呂流亞古學不傳士  
氣益卑公心不亡百世之師

陸宣公

士不知義以國爲外媚悅取容自爲身計嗟吾先生慨然哀  
之君非堯舜媿見色辭諫書如雲指訐遺闕忠邪義利不少  
撓折事雖多違言則長存用諸天下可安黎元豈若俗儒以  
文嬉戲先生見之當爲流涕

范文正公

古之至人忘己徇民一夫顛連如疾在身此義不明貴我賤



物以民自奉恬不加恤孰若先生惟民之憂飲食夢寐四海九州先事而言庸狡所忌就其所成允足經世世之通患溺於故常聖法皇猷訾以爲狂誰能致遠而舍車馬敢謂先生不在天下

韓忠獻公

生民難諶天下大器必能容之而後可治大人之量喬嶽巨川未嘗有爲萬物資焉豈若淺夫露其才智初如可喜卒敗大事堂堂魏公宋之宗臣元氣流行爲初爲春欲名其功公本無作視其用舍爲民憂樂世彌遠矣孰尙嗣之我觀九州悠悠我思

司馬文正公

儒者之澤大行于民伊周以來惟公一人始末可爲萬鍾不

受逢時多艱爲世父母凡民之心惟久乃安欲其卽從聖人猶難亦獨何修政化甚速誠於爲善四海悅服用術相欺惟恐不深公神在天汝果何心

云敞贊有序

捐其軀有益於天下君子之所樂爲也而况身不至於死而有益於世教者乎宜乎趨義者之衆也然而人甯舍其生以徇利而不肯勉其身以爲義死於利者首交於世而爲義死者歷數百年無一人豈其所重在彼而所輕在此哉知利之可以養生而不知其可以傷生知義之或至於殺身而不知殺身之可以不朽也古之仁人義士視刀鋸如飲食恬然就之而不辭者其好惡甯獨異於人哉見義明而慮道遠如是而死則安如是而生則辱如是而富貴則足恥如是而貧賤

則可樂故其取舍之際斷乎其不苟也師弟子之義與君臣父子等古人蓋甚重之漢之時猶未變夏侯勝爲孝昭皇后授經勝卒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傳之恩夫以帝后而爲師傳服羣臣不以爲過則當時之俗猶可見也風化成于上雖以強臣亂賊之威指叱鼎鑊以待天下之士而士生乎其時猶有赴難蹈義正色疾趨而不顧者此漢所以爲盛也與王莽之殺吳章欲禁錮其子弟門人多更名它師而平陵云敞幼儒爲大司徒掾獨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之當時以是高之比爲樂布而敞竟以是名後世敞學術不可考後嘗仕莽爲魯郡大尹其行己未能無可議者然其事師不以死生變節誠志義之士也故章弟子千餘人賢於敞者必衆矣畏禍惜位竟泯滅無聞而敞之名與朱雲相上下慕義之

士其可不勉乎夫不以貴賤生死爲厚薄者非知道君子不能斯心也任社稷托幼孤將無所不可非若淺夫小人之不足仗也余是以贊之以爲弟子事師遭變故者之法贊曰人之趨勢皆若可託觀於生死乃見厚薄朝以爲師暮則背之人實易誑心其可欺嗚呼云生志剛氣烈曷以知之偉然大節妻子在後缺鑕在前所見者義吾何恤焉吾身可恤師其可負視更名者犬鼠之伍道喪民散俗益壞偷面恭背違犬鼠所羞不趨其難矧狗其死我獨何人嗚呼云子

楊喬贊有序

富貴不可輕也然人不能輕富貴則不能處富貴捕虎者未嘗畏其爲虎故帖耳安尾而惟吾之擒知其爲虎而畏之則必爲所噬矣人惟內有所重故視外物也輕天下之物舉不

通志類集 卷之十九  
足動其心然後可以用天下之物一爲物所動將爲物役之不暇而何暇用物哉東漢固多節士及其衰也貪懦者處大位而君子皆困于下故小人得志以至于亡不然當時之士皆王佐才也得一人且可鞭笞海內之盜賊況若是其衆乎楊喬不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列然吾觀其人不出孺子下蓋其志可尚也人有慕富人之財而挑其女以逃者爲利所役視富人若王侯將相視其家若鈞天帝宮而不知其爲可恥也由君子觀之苟不以義則崇堂邃寢猶蟻穴然珪組之貴與苴蒯無以異曾何足願乎萬乘之主天下之至貴也妻帝之女人臣之至榮也喬惟恐爲所汙餓死而不辭此其心豈可以勢利奪哉使喬不死命爲大臣屬以天下漢猶可興也桓帝不爲天下慮而爲一女計可謂不知人矣喬之賢豈可

以女子誘哉然桓帝雖不知喬而知愛其才則後世之不如桓帝者多矣獨喬難遇耶吾常喜孺子爲人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以爲孺子與林宗猶夷與惠雖不可以優劣而孺子尤可慕蓋漢季一人而已及觀喬事壯其志喟然歎曰孺子不孤矣吾求友於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取耶世皆知重孺子而不知喬可恨也作楊喬贊使人知重喬者自余始贊曰人之器量有小有大或盜一錢或讓天下天下雖大一錢之積觀其用心大者可識吾謂楊喬可爲三公屈以非義萬鍾不從曷由知之有大人節帝女不娶利豈能奪其中所重在義與道視卓操輩穿窬之盜伊誰可方孺子之倫永言尚友卓哉二人

田疇贊

智勇人之所有也善用之爲難忠義人之所慕也審處之爲難天下非無豪傑之士而功不見著於世何耶豈其智勇之不及忠義之沮喪與用之失其時處之違其機者衆也荀彧不用於曹操則可以比子房董卓吕布不爲逆亂則可追韓彭廉丹王尋爲漢而死則可以與周苛等而皆不免於君子之誅其迹同則其所爲異也漢末之亂酷矣余求奇士於其時得一人焉曰田疇忠不避難勇不畏死奮然感劉虞之遇而思爲之報讐公孫瓚旣亡謂可以盡力者漢室而已故應曹操之辟旣而知操非忠漢者也故辭封侯之爵介不同俗清不悖倫忠在樹功義不苟合其才良其行果蓋豪傑之士非當時奸雄所及也論者眩於成敗使操以成功見取而疇之志義不大章明於後世豈不謬哉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

後可以有爲若疇者庸非其人耶其不成功者命也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獲施者衆矣善觀人者觀其志不觀其事觀其器不觀其位由是而言士之不幸者獨疇乎哉吾是以悲而贊之其詞曰古之觀人不於用舍考其所存以第高下譬諸龍駒垂首糞車豈以其賤斥之爲驚齊侯千駟如南面王仲尼之歎夷齊有光漢季分爭得國者操吾獨何爲田疇是悼操雖據國犬鼠之雄殺后無君天下不容笑若田疇忠義蓋世委質劉虞身死靡二使受之命爲漢大臣殺操復漢必不顧身嗚呼鄙夫惟利是就誰能爲疇我與爲友

### 李太白贊

唐治旣極氣鬱弗舒乃生人豪洩天之奇矯矯李公雄蓋一世麟游龍驤不可控制秣穰萬物襲盜乾坤狂呼怒叱日月

爲奔或入金門或登玉東遊滄海西歷夜郎心觸化機噴  
珠湧璣翰墨所在百靈護持此氣之充無上無下安能瞑目  
開於黃土手搏長鯨鞭之如羊至於扶桑飛騰帝鄉惟昔戰  
國其豪莊周公生雖後斯文可侔彼何小儒氣餒如鬼仰瞻  
英風猶虎與鼠斯文之雄實以氣充後有作者尙視乎公

孔璋贊有序

所貴乎天下者非謂兵甲之多玉帛之富擅海內之擁百  
萬之師無術以守之而至於敗亡者衆矣天下安恃乎此蓋  
人之羣居必有其望百人聚兵鬪之不止一人叱之卽愧作  
謝罪而引退者此必人之所望也欲服天下之心者必先求  
天下之望而尊之所慕愛敬屬欲俎豆之而不可得者  
立於朝廷則民焉有不歸者乎故周之興也以伯夷高光之

興也以得張子房卓茂而竇師之武帝有汲黯諸侯惴畏而  
不敢叛代宗相楊綰唐幾中興斯數君子者其容貌非動人  
才力非能與搴旗斬將者角然而聞其風烈奔走順從惟恐  
不得覩其輝光者德宏于中聲名著于當世有非才藝之士  
所及也故一才一藝治功可稱者可以有可以無而名德爲  
四海望者國家興替之所繫也唐天寶之亂世皆咎其不用  
張九齡信矣然吾觀是時有名之士如李邕泰和亦一世望  
也而元宗不能容之所信任者皆小人之尤聞之可爲凜凜  
而元宗不悟是豈特足以失國而已哉殃不逮其身則幸也  
當泰和之被繫張說輩皆擠搆之欲致之死而布衣孔璋獨  
上書請以身代璋信奇士乎而唐之君臣爲可愧矣國不惜  
才而使布衣惜之斯世果何如也吾感璋之義讀其疏而爲

之泣下曰元宗之治不足觀矣賴有孔璋耳作孔璋贊其詞曰世有英傑生民之望國能尊之天下可王如海如河魚龍所依既據其依孰不畢來唐李泰和亦天下士胡不存之欲寘之死天將亡唐故褫其魄人望既隕唐幾不國我謂元宗不若孔璋義聲泚泚暴于四方布衣愛士而國惡之我思孔璋孰知我悲

袁安臥雪圖贊

士必有守乃果於為苟賤卑汙大節已墮烈烈司徒處困不折志行皎然與雪俱潔登庸三朝作社稷臣萬乘安危寄公一身羣實朋好海內震恐正色揚言惴不敢動孰能使然惟氣直剛養諸衡門施于廟廊臥雪有圖千載作則貪夫視之尚喪其魄

蕭僕贊 有序

蕭僕者蕭穎士之僕也穎士唐元宗時人有文章而性褊躁少容其僕事之甚謹穎士時時笞罵之至不能堪僕拭涕奉承不敢怨惟恐拂其意穎士笞罵弗為止他客僕語蕭僕曰咄癡男子屈身為僕者為酒食財貨也酒食財貨甯獨蕭氏有乎曷不去而自受困辱耶蕭僕曰吾非不知之去之誠何難顧惜主才不忍耳遂終其家不去余聞而悲之為作贊然非為是僕也贊曰天下之至賤者至於僕極矣僕之所欲得杯羹孟飯以養其生豈要好賢之名於天下哉而蕭氏僕獨愛其主之才受其箠辱而不悔甘其困厄而不去拳拳慕悅若忘其身之賤者何也蓋秉彝好德之心人人皆有之僕能不泯之耳是豈特賢於僕隸而已耶



杜士賢贊有序

宋理宗景定五年秋彗出柳詔求言東陽杜希聖時為武學生上疏詆奸臣賈似道請正其罪以消天變天下壯之後百年其曾孫寔以疏草示余余讀而歎曰嗚呼當危亂之時而士君子肯忘其身而為之言布衣之微斥其信任大臣而不諱上下交盡其道是皆三代以降之所無而後世所當取法者也為贊以附其左方贊曰天下之故猶人一身血沮氣窒不名為人君臣暨民以情相繫情或不通其解河潰維聖迪哲察于人言虛已旁求惟恐不聞天之從違於此告之邦之興亡於此占之聞人之言有若天命人豈知夫不敢自聖宋初諸宗嗜諫若飴風俗丕隆如三代時迨其將衰奸凶擅國國不遺亡繫諫之力惟時杜君奮不有身持書叩闕以擊權

臣言雖行肝膽幾落直氣凜然可撼山嶽君非御史君非公卿憂國而言卒以直名孰居其官而遺其事起君九京為君御

南稜王先生像贊有序

士習之盛衰豈不繫乎世哉世之生士猶地之生木柯葉碩茂而花實盛美者必非瘠土之所能有也余觀於宋考其政教文章之懿而求士於其時其大者既皆博覽多識宏偉而端亮其隱約而不顯者亦多忠信敦慤方介嚴重望其威儀聽其論議莫不偉然有以異於人此豈士之素賢哉師友之際禮義之習有以成之也烏傷南稜王先生威仲生於宋季而老於元余不及識其人而嘗問其家求其遺事詢其鄉之耆老以考其行已之大方蓋直諒剛嚴之君子而非今世之

士所能及也揚子雲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秦之相遠士未必皆以之而貴且賤也然不隨世而變者鮮矣安能不以之而異乎先生之弟子最顯者為黃文獻公潛仕元為學者所宗而先生之孫翰林待制禕以文學事今上有名當世觀於先生可以識宋之盛觀於文獻公與待制君亦可以知先生之德矣贊曰欲知其身視其所處之世欲知其學視其所傳之人欲知其德之厚薄曷不觀諸子孫吾以是知先生宋之善士古之逸民徐孺子管幼安之倫也

御賜吳大學士畫像贊有序

洪武十五年冬十月一日皇上以萬機之暇召侍從儒臣訪論古道今東閣大學士金華吳公沉實預在列上嘉其德業文學之美命善工繪其像賜之以示寵褒之意公既請

闕稱謝將藏諸家以侈上恩以為鄉邦子孫無窮之榮明年某至京師獲拜而寓日焉因言曰昔之明臣獲畫像于玉庭者若商之傅說及漢麟閣雲臺之所圖者有矣然高宗圖說於未見之初二漢像諸臣多在既沒之後惟唐太宗為學士十八人畫像當其尙存方任之時天下聞而慕之有弗可及之歎時未嘗得受賜而藏于家也今皇上優禮儒臣遠同於太宗而公忠盡密勿文足以宗一世學足以貫古今使與虞姚數子並生當不出其下而官為學士職在論思皆與之同又獲賜像而藏于家豈非間世奇遇尤為可慕也哉第像公者能窮其面貌而公之所蘊同於古人者非知德之士不足以知之某非敢以為然嘗讀公之文矣乃作贊辭附其左方以致景仰之私其辭曰行安識明學粹義精執筆橫經

陟降大庭帝敷人文化成九有公爲儒宗陰翊治道德爲世儀文爲世師凡厥縉紳孰克似之華髮蒼顏圖像孔肖子孫勿忘天子所詔

御書贊 有序

中書舍人臣蹇義以忠謹蒙寵遇皇上爲更今名而御書以賜之會臣以校文來京師義以見示謹稽首作贊曰惟天不言以象示人錫羨垂光景星慶雲聖人憲天與天同德誕宣至文以立民極包犧之書神禹之疇昭揭天心臨照九州後王稽古莫不有作孰能巍然前聖是若明明我皇聖與神通煥發天章衣被萬邦嶠夷昧谷髫童鮒叟大訓宏謨傳誦人口惟是御書世則罕觀如彼瑞物時見人間虹光寶氣上燭霄漢見者稽首心駭目眩臣義何脩乃克有之天錫

嘉名孰與之夷常人萬言理有未足惟聖一辭終身可服君臣之體父子之倫遠之天下邇之脩身由義而行罔有弗至對越幽明浩然無愧古人作聖敬立義行推其緒餘可臻治平衆兆寡知舍此弗踐心學無傳事功靡建義尙念哉祇奉聖猷天子命汝俾自慎修如山如河如鼎如璧以利萬物以鎮社稷前有千古後有萬年爲一不義以負于天天之所賜惟德可守鬼神相之終古是保

潛溪先生像贊二首

星斗之文江海之量優游玉堂爲天下望名不係乎寵辱心無與乎得喪世何幸而見之當求其似於三代之英漢唐之上也

道術可以化天下而遇合則安乎命也該博可以貫萬世而

是非不違乎聖也無求於利達故金門玉堂而不以為榮無恥於患難故遐陬絕域而中心未嘗病也卓然間氣之挺出粹然窮理而盡性也事功言語傳於世者乃其緒餘而其所存之深所守之正撓之而不倚挹之而不罄也是蓋將友千古之豪傑待知己於後世而非適意於俄頃也彼外物之往來何足以累其大全而吾猶冀天道之終定也

待制華川王先生像序贊

傳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其得人之謂乎故善觀國者不觀其甲兵之雄財粟之多土地之大而觀其得人賢否誠得其人弱可強敗可成不得其人雖威力富庶敵於海內亦不免於亡天將授人以天下亦必授之以守天下之器賢者之所在天下之所歸也當國朝之始興地界於羣雄之間最微矣

然是時有數君子者皆起而從之識者已知天命所屬既而或以功業定亂或以文章贊化卒能合四海於分裂之餘不越十年遂致平治嗚呼是豈非天哉烏傷王先生子充在數君子中博辨通達以文章名上之為吳王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陞禮部侍郎兼引進使轉起居注出同知南康府事及上即天位召入議禮改漳州通判會詔修元史遂徵還與金華太史公俱為總裁及史成拜翰林待制未幾而出使西夷雖未獲究其設施然其有益於國者大矣世之趨近功者恒謂儒者不足為時重輕此非知本之論譬之人身彼一才一藝者猶手足耳目然而賢者則元氣也人見手足之能持行耳目之能聽視而不知皆本於元氣不亦惑哉某幸受業太史公而以未識先生為恨先生之子紳以畫像見示乃敘

而贊之曰天眷有明勃然龍興豈惟智謀得人乃成其人伊何匪將匪相爰有君子海內之望望旣歸之孰能違哉彼王彼侯小大畢來惟華川公蔚其文雅位雖不崇名動天下人知其名豈知其心我懷德音山高海深

空同外史贊

飄然輕舉者吾知其爲仙脫然無累者吾知其爲禪操履仁義而不失者吾知其爲儒者之賢人於茲三事不可得而全也惟空同子嬉戲出入於其間慕仙而好佛行高而志專丰神朗潔如冰雪之在澗意氣閒逸如鸞鶴之飛天吾與之遊久矣而莫知其所由然也况可得而言傳耶

楊先生像贊

不翕翕以爲同不戛戛以爲矯道身乎山林之中抗志乎雲

霄之表若先生者崇爵厚祿不足以爲大布衣糲食不足爲之小以其所存者義所富者道也視彼曲學阿世顛蹶乎得喪之途而不止者鳳凰之於烏鳶靈芝之於衆草也乎

宋仲珩像贊

璠瑒其溫冰雪其清皎如異人照映殿庭辭翰爛然爲世重寶卻而不居曰志乎道世臻平康斯文將昌彼美仲珩邦家之光

王仲摺像贊

身若不能勝衣而學術任千鈞之重口若不能發言而文辭如源泉之湧長於尚友而不能隨俗合汙銳於自修而恥於干譽微寵此王子所以羣乎今之士而有古人之風賢者聞之而慕不肖者見之而恐而子嘗以謂苟不獲進於高位如

漢之韋平亦可以奮其才猷爲今之賈董也

鄭仲釋像贊

德方而行純服禮而蹈仁化周乎里閭才拔乎等倫若是者不可以畫也美貌而長身質清而氣神其言也穆乎其諄諄其動也介乎而閭閻若是者又非畫之所能盡也然則補其所未足載其所不傳者豈不在乎斯文噫若人者古之篤慎君子而無愧乎義家之子孫者耶

朱方中像序贊

有序

吾鄉士君子尙禮義而重名節凡仕于天下者雖學術有淺深才器有巨細政術有疎密至其所守未嘗不有以過乎人蓋習俗然也開封朱通判方中士之廉慎敦厚者也居官且二年獨攜一子與居弊廬蕭然靡無完土而牖無完紙厨廡

薪芻幾不屬處之裕如不以動其心而惟以奉法守官爲先務夜四鼓輒呼童奴起盥櫛坐廳事或至晚始得一食不知饑渴之及也子過大梁見而嘉重其所守因書贊以識其行事以示閭里云行本於儒不驕不汙人或以爲迂言本乎書不諂不誣人或以爲愚政事舒徐規矩靡踰人或以爲疎夫孰知其外如不足而內實有餘不適于時而與古爲徒嗟乎使斯人而爲世之所喜吾必謂風俗已復乎古初

葉友直處士像贊

孝友植乎其內才猷著乎其外恬退於競趨之時優游於多事之際不甦甦以忤物不汨汨以阿世予方於古人中求而不知其隱於葢蒼之西東海之滋也

劉廷脩先生像贊



稽古之學用世之才直氣凜然山嶽可摧器可有爲時則不  
遇乃使妄庸希世取位不合于人造物爲徒遺像在堂可敦  
薄夫

南齋像贊

知道德之榮故於祿位也輕以仁義爲樂故於嗜好也薄蓄  
壯盛之志而弗及小施忘歲年之邁而靡倦於學氣清而醇  
貌古而確雖不獲陪諸老於金馬玉堂之署以爲國之菁  
然優游庠序之間導揚聖賢之旨誠足以續前緒而開後覺  
也歟

葉用賓贊

身不躋乎通顯而以德爲榮才不著乎庸績而以術爲名不  
術奇以誇世故人服其善弗枉己以徇物故天錫其齡大冠

深衣左史右經賓從在堂子姪滿庭閱百年之變故儼一代  
之儀刑是蓋齊乎秦伏生之壽而庶幾漢管甯之清者乎

王中夫先生像贊

生混合治安之時備敦龐醇厚之氣寬和博大足以範俗而  
化民剛毅明決可以成功而贊治惜乎其不盡試也出其餘  
馨發乎文藝沛若江河之決粲若星斗之麗世皆仰而尊之  
而不知特其餘事也蓋嘗於進退出處之際窺公之爲人窮  
而不戚泰而不肆位卑而道不行年高而學愈邃其所存者  
深遠矣當耆英淪逝之餘覽乎遺像而把涕

劉養浩像贊

世稱畫史能寫真吾獨謂儒者能寫真蓋畫史皆肖其形而  
不能肖其神儒者則於性情心術莫不窮變態而盡彌綸此

所以頓剝萬彙而包括乾坤今吾養浩心之蘊蓄自足以藻繪一世而其形似何乃托於和丹吮墨之人吾試爲之言曰是夫也豈非今之文行君子而古之鐵漢子孫也

陳希古像贊

灑然絕俗之韻溫然玩世之資不苟同於求合不立異以取奇出膺民社之寄處爲士子之師發才猷於政事寓談笑於文辭若夫人者觀其儀狀清而若腴老而不衰其所養可知矣豈非遊情事物之表而不爲祿位所羈者乎

澹如居士贊

宵然深思者處事之精也冲然內足者燭理之明也才可以應乎萬變而守之若無能也智可以洞乎幾先而泯跡若無所有也有以樂乎中故視外物之輕也無所愧乎夫故不願

乎人知也此故君子之成德而澹如居士所以自名者耶

王蘊德像贊

德充於容言立於書著乎外者沛然有餘而存乎心者欲然若虛通而不流介而不拘春陽之煦時雨之濡是之謂世之醇儒而纂乎子雲仲舒之徒者歟

友鹿翁像贊

志淳而夷行和而厚不資榮於簪紱獨養高於林藪寓琴書而自樂取麋鹿以爲友無所累其心故身康而壽無所取乎外故家裕而久世常好夫智術謂狙詐爲可守孰知夫才大奇者難全德有餘者有後觀其容貌而考其子孫尙足以傳不朽也

俞博士畫像贊

位卑而志崇守約而氣豐清修閒逸得晉宋名流之度精悍辯博有秦漢策士之風世多窺其外而不察其中故但知其識量之遠言論之雄以吾觀之才良志充而所存者厚矣豈一邱一壑所能容耶

黃氏三壽圖贊

有序

余少聞近古致治之主惟漢之文帝最賢求其本紀所載殊無甚異之事而太史遷獨稱其時老年六七十翁未識至城市遊遨嬉戲如小兒狀以爲極盛心嘗疑之謂此何足見其盛乎後遊四方海內經大亂之餘風俗益偷垂髫之童輒往來郡邑用智巧相欺給然後慨然思文帝之時信不可及追惟其盛未嘗不歎其難遇也間竊自解以爲唐虞三代固未易及至若文帝仁厚之主有志於治者皆可庶幾效之安知

不復遇乎昔年遊婺聞浦陽黃氏兄弟三人者合食以居至老不出閭巷心甚慕之今年至其家三老人者出迎鬚髯頰白冠裳如畫行步踐踐可數默然若不能爲辭余私念史遷之所稱者其謂是乎天下自此殆將治矣治亂之來雖由於天而實係乎俗便捷巧佞之俗成其流必至於亂忠厚朴愿之俗成治之漸也當文帝時漢興三十載矣故其俗之盛如此今國朝之興方一紀而東南遠邑之間已有若三老人者使越一世之後安知不如遷之所稱乎然則三老人者君子於其身觀國俗焉所繫豈小哉其鄉之好事者繪而爲圖而請余贊贊之固宜也雖然使天下之人皆若三老人者余之志伊周之志於是而見也謂三老人爲異而贊之者非余之志也贊曰俗之澆淳視乎斯民治亂之原非天伊人世之方

通志卷之十九  
亂民喪厥德詐譏機巧胥援以溺維治之符俗厚人靡厥風  
既成邦國以昌元亂既弭殆臻于理曷占其端視諸黃氏維  
黃世族爲婺望家爵位非崇其德孔華恃德而驕德則日墮  
弗居其名福祿攸躋懿茲黃氏有伯有季旣錫之富又賚之  
齒人豈不富僅以貲名孰能與夷咸以善稱人之耆艾集于  
一身疇得乎天施及弟昆伯氏持觴維仲之授季也夔夔以  
穀以豆其服豈華斯肩斯綸食匪云珍予以療饑孰不能言  
我弗出口一其敬誠樂有壽考凡爾孫子曷不是程以革其  
漓以揚休聲豈惟爾家宜俗之導孰能旌之四方是效

杜推官贊

不長於書而善於記不專於學而敏於事喜飲酒而未嘗輒  
醉性剛嚴而治獄平恕此杜子之所爲異也况其才氣老而  
不衰容貌泰而不肆其中必有過人者宜乎聞其政者憚其  
風聲而與之居者喜其樂易也

張文敏畫像贊

生平闕閱之家學乎輦轂之下旣研磨於政事亦被服於文  
雅英才勁氣遠邁乎等倫剛毅潔廉不愧於儒者使之正色  
立朝簪筆冠牙庸邪當破膽而潛遁姦黠必聞風而驚駭胡  
爲乎猶徘徊於冗散之場徜徉於寬閒之野邪

姚貞婦贊

有序

越之山陰處士姚君彥良有貞婦俞氏年二十六而夫亡貞  
婦毀容劬身以奉喪葬降意循禮以事尊章慈以撫其子儉  
且敏以裕其業如是者三十餘年年五十八矣篤行徽言傳  
于鄉閭休風慶澤施于後昆子禮原以才薦于朝爲禮部郎

貞婦節行用是愈白于天下里父老言于縣以達于部使者  
參伍審覈可信不誣且將有旌褒之令縉紳動色同聲交譽  
昔共姜守義歌于國風伯姬謹禮書于春秋惟茲俞氏實與  
爲儔而上弗預元聖之筆下不列風雅之篇庸非闕乎乃作  
贊辭播于閭里俾有所勸用敦于人紀其辭曰帝降厥衷孔  
粹惟人人極不傾以有大倫惟夫惟婦實倫之始父子昆弟  
咸基于此元聖立憲萬世是繩書謹其初禮設其恒詩備盛  
衰著美刺隱春秋之義勸戒甚白婦德豈多以貞爲常從一  
而終顛沛靡忘陰教旣泯人失其行恣情棄軌罔克循正婉  
婉夫人姬越之姚有蔚其容令德宣昭宜于尊章協于嫺族  
胡性之懿而命不淑楚楚良人盛年云亡呱呱者嬰匍匐在  
旁于清于溫則白旣羣于鞠于育心焉閔悼黽勉劬勞時易

世遷昭茲信誓敢負所天秉心靡渝如彼金石可銷可泐我  
則不易我葺我巢我雛曉曉載翔載翔鳴于九霄天錫之祚  
貞婦有孝子爲天子使爲民所視人曰孝子第祿是承何以  
啓之母德之貞人曰貞婦眉壽未艾子報罔極克順克愛相  
古淑媛列于書圖貞婦配之奚甯弗如有赫名譽播于里閭  
帝命是旌邦國是模善無不孚直哉匪誣

老人星贊二首

帝有司命淑慝是主曰老人星司命之輔嗟此下民無謂弗  
聞彼杖而遊日瞰爾門  
食氣之母服天之章下上南極昭回萬方眷佑下民宰制元  
命誕錫永年邦家之慶

赤壁圖贊

羣兒戲兵汙此赤壁江山無情猶有慚色帝命偉人眉山之  
蘇醇酒大江以滌其污揮斥元化與造物伍哀彼妄庸攘斂  
腐鼠明月在水獨鶴在天勿謂公亡公在世間

白鹿洞規贊

浦陽王君復之取子朱子白鹿洞訓學者之規揭諸講學之  
齋余美其知所嚮也述朱子之意爲贊以繫之辭曰維天降  
衷維聖立極維賢弼教維民從式天賦之善靡有不同如木  
之升如水之東有或激之漂溢震蕩或闕其萌莫遂其長決  
之疏之猶禹導川沃以雨露俾全其天三代之英洙泗大成  
地滋海蓄日運神行昧擴而明虛受而飽匪聖私言時天之  
道以天治天沛乎無難矯以人爲行之愈難千五百年聖統  
莫繼撥其緒餘以取祿利有宋羣哲闢而承之懿文齊公百

世之師刮磨羣經淘沃衆說執其大中去取予奪遺書孔多  
覃被天下譬諸飲食非民水火推其本心曰余何言以言求  
之不一則淺曷知其然其要甚簡斯道昭昭去人不遠有倫  
有紀天秩天彝民日由之甯不預知爲學之初舍此焉學率  
而弗違匪資外鑠發之爲事驗之於行天實牖民豈伊人能  
嗟今之人以學爲戲言豈不工道則未至百爾君子公言是  
誚匪公之言維聖之歎

歸田圖贊

干祿非旨高蹈非矯趨舍進退由義與道孔明之度子房之  
英天厄其道非吾無能廬田崇崇其下江水清風穆然盛德  
之士

畫梅贊



金華潛溪公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居家時嘗以郡人徐原  
父所畫梅寄余兄希學筆法清勁有出塵之意公薨今數年  
矣藏之不忍視族祖雪窩處士雅好畫論及畫梅取公所寄  
而閱之如見公焉處士欲得之因以獻處士且贊之曰玉質  
冰姿不汗纖塵破顏一笑萬物皆春我思若人潛溪之上見  
者凜然如對公像

馬圖贊

昔人之論馬多以升天閉被服御爲貴故畫者喜極其形容  
以余言之物貴乎全其天而莫累乎不得自適使馬受羈勒  
備法駕有韓哀伯樂之徒以爲御猶不若羣遊自肆之爲樂  
况御非其才任非其道乎同郡高君示余以唐人所畫三馬  
頽然天放得馬之性非深於物理者不能也因爲作贊云麒

麟騶虞貴不可羈強加銜轡於馬爲疵世人不察以此爲美  
飾之金玉非馬所喜嗟此三駿乃馬之龍棄違天閑追雲躡  
風羣飲于江江水欲竭仰天大鳴氣薄日月伯樂視之振鬣  
奔馳况肯俯首駕君鼓車龍性難馴暫與馬伍霹靂上天雨  
水九土

爲好義作修德樛木贊

王子善書得篆之髓流爲木石與書同理柯條玉潤衆葉雲  
委鄭君得之贊者方子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九終

婁縣後學葉蘭謹校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二十

南京操江都御史嘉善丁賓

南京翰林院孔目仁和錢養庶

南京鴻臚寺卿歸安錢士完

南京禮部司務仁和羅大冠

南京掌翰林院諭德餘姚孫如游訂正

後學上元姚履旋參閱

十九世裔孫方永祥重刊

祭文 誄 哀辭

祭太史公八首

丁巳之春公歸金華六月載途公歸于家公曰美哉子來孔時斯文有傳非子誰宜我觀海內亦有作者非言之難知道者寡古人為學惟道是明繫我望子豈以文名拜公之言服公之德從公三年忘寢與食公曰卓哉才器之奇加以歲年吾且畏之孰俾師友傳之子孫意欲甥我以承其門歸告祖